

第四回 野鴛鴦忽驚冤網 癡蝴蝶竟入迷花

詩云：

誰言風味野花多，園內桑陰盡綺羅；若是野花真味好，古來何用討家婆。

第二回中，夫妻配合，已說得明白矣。此後只該將趙雲客與蕙娘約成之計，一直說去，使列位看官，踴躍起舞，如何又把這詩正講起來？不知雲客私逃，就有好處在後，一時間說不荊但是他家中父母，豈能忽然無念乎？

自從雲客前往西湖，家裡只知道同那錢神甫、金子榮兩位官人，做些斯文事業。員外見家人趙義回家來，問道：「官人如何不歸，你先回來？」

趙義答說：「官人同錢金兩位官人，好好的在西湖遊玩，著小人先回，恐怕家裡有正經的事，故此先打發來。」員外也不提起。一連過了三日，仍差趙義往西湖去候。趙義尋來尋去，並不見雲客坐的船。

趙義道：「我官人一定同那錢金兩位去了。只不知在錢家，又不知在金家？」

趙義也不回來，竟先往金子榮家探問消息，道：「是我官人表兄表弟，必然到他家裡。」

走到金家，門上人說：「趙伯伯有甚事到這裡來？」

趙義把尋官人的話，略問幾句，管門人道：「自從前日我家官人，聞得同你家趙大官人西湖上去，這幾日張相公家催賀分的日日在此聒噪。又且至元二年三年的錢糧要比，不知動那一倉米完納。我官人是沒正經的，莫非往湧金門外看新申戲的，做那蔡伯喈記去了？」

趙義曉得不在金家，又往錢神甫家問一問，便知端的。看看走到錢家，管門人不在，有個老媽媽立大門前。

趙義便問媽媽：「曾見我家大官人到你家來？」

媽媽認得趙義是趙員外家，說道：「我家官人也出去三四日了，只因前日與裡面娘娘討了一番閒氣，想是沒顏面回家，不知這幾日躲在那裡，你家官人，並不見來。」

趙義心上慌忙，急急歸家，報知員外。另差人各處尋覓，也只恐他後生家，怕朋友搭壞了氣質。那裡得知趙雲客自見玉環之後，私下叫了小船，帶得隨身東西，竟自追去。

那一日，錢金兩個暫往橋上散步，及到船中已不見了雲客。只道雲客有事，私自歸家，不與他作別，深為可笑。又道是他的鋪蓋，遠在船中，拿他做個當頭。

金子榮道：「我們兩個且自回去，看他可到我家來。」

錢神甫道：「小弟前日與敝房有些口嘴，還要在外邊消悶幾日，聞得近處新到兩個姊妹，何不去看他一看？若是好的，便住一兩夜何妨？且把趙雲客的鋪蓋，放在那裡，見了趙雲客教他自去討取，笑他一番以償不別而行之罪。」

金子榮笑道：「這個到使得。」

兩人竟往妓家。

果然不遠一二里，見一處小小門徑。神甫有些認得，直往裡面去，先把鋪蓋放下。內中有三個妓，兩個先出來，略有些姿色的，也是油頭粉面。

後人有詩一首詠青樓故事：

抹粉涂脂出繡房，假裝嬌態騙兒郎。

相看盡是情人眼，攬得西施便上牀。

朗庵云：「語云：『情人眼裡出西施，俗眼大都如此。』」那兩個妓，一個叫彩蓮，一個叫秀蘭。吃了茶，彩蓮先笑道：「二位相公來舍下，自有鋪蓋，何消自己帶得？」

神甫道：「蓮娘不知，這是另一個朋友的，因他不肯同來，把那鋪蓋放在這裡，後日還要取笑他。」四人笑話不題。

妓家連忙備酒，款待二人。晚間飲至更初，兩人酣興大發，神甫攬了蓮娘，千榮攜了蘭姐，兩人隔壁而睡。子榮本事不濟，才上身，被那秀蘭做個舞蝶倒探花之勢，先將兩腿豎起，腰下襯高，待陽物到穴邊，把手用力一攀，兩隻腿盡情放開了。子榮的身子正像從天落到雲窠裡一般，不由他做主。況且乘了酒興，那根大物，一下便盡根送進了。如此不上百餘合，又兼他口裡浪了幾樣肉麻的聲氣。不覺把持不定，勉強支吾，終難長久，顯得昏天黑地不上一更工夫，就也睡去。

原來妓家規矩，一上身，恐怕人本事高強先下個狠手，你不降服他，他便降服你。子榮終是書生，被他一降就服了。只有錢神甫在隔壁，聽見子榮才上牀，便這般大哄，他走青樓中在行的，想道：「這一哄被他哄倒了，我自有個調度。一上牀來，只做醉昏昏的模樣，手也不動，腳也不遙」那蓮娘聽得隔壁如此高興，又浪得分明明的好話，玉戶中正像有人搔他的，巴不得神甫上身，神甫只是不動。熬了一會到把手腳揉摸起來，泥胸貼肚，像個熬不得的光景。不多時，又拿一塊絹頭，在肚下揩抹一番及騰身上來，先做個省油火之事。這一件，舊名叫做倒澆。我這部小說後面，另行改名使喚，有小詞一首為證：倒鳳顛鸞堪愛，肚下懸巢相配。

不是惜嬌花，怎把玉杵高確。

親妹，親妹，蠟燭澆成半對。

右詞名《如夢令》

神甫思量這婦人如此興濃，便順手扯來，先與他澆一回通宵畫燭。蓮娘不禁春情被神甫慢慢放出手段來，十八般武藝，盡皆全備。弄至三更更有餘，蓮娘力盡神疲，大家一齊的熟睡不題。

卻說趙員外因不見了兒子，心內十分焦燥。家人打聽得錢金兩位在妓家行樂，員外連忙喚數人跟隨，一境親到城外來尋覓。卻是冤牽相聚，正撞著金家童子，也來尋家主。同到妓家，員外一進了門，影也不見一個。原來二位正在睡鄉，醒來還要做些小勾當，以盡一夜之興。不想外邊喧鬧，兩個抽身起來，蓬頭赤腳，一出房，便見了趙員外。兩個嚇得口呆，

年尊長，鄉黨中第一正經古執人。況且子榮又是內親，所以嚇呆了。

員外見他兩人面上顏色不好看，道是騙他兒子嫖賭，心上發怒起來，道：「你們後生家，怎麼乾這樣沒正經的事？」

又道是：「我兒子在那裡？」

兩人道：「趙大哥幾日並不見來。」

員外愈加怒氣，叫家人房裡搜求，一定躲在那邊。只見家人進裡面一搜，便搜出趙雲客的鋪蓋來，說道：「大官人的鋪蓋，也在此。」

員外一把扯住兩人，扯他學裡去教訓。兩人嚇得癡呆，一言也說不出來。家人便把妓家掃興一番，春抬竹椅，打碎幾件才出門。那妓家不知甚麼禍事，契家星火搬去。

且說員外扯到半路，家人報導：「官人鋪蓋上有許多血跡。」

員外回頭一看，忽然大哭起來，道：「必是你兩個謀殺我的兒子了。不是謀他帶些銀子寶貝，必是因妓女面上爭鋒，便發出歹心來。我兒子年紀又小，從來不曾出門，路也不認得，如何到那裡去，不見回家？況兼鋪蓋現在又有血跡，我兒子生性好潔，何從有這血跡來？這段人命，卻是真的。」

並不扯到學裡，竟扯到府前知府台下，大叫活殺人命。那知府生來也要做清官。平日間，怪些秀才纏擾，但是秀才犯法，從重擬罪，見那趙員外又哭又叫，知府說：「為甚麼？喚上來。」

員外拖著兩個蓬頭赤腳人跪了，哭訴道：「趙某止生一個兒子，少年心性，不諳利害。只道世上朋友是好交結的。前十五日，禍遭那兩個凶徒騙到西湖，劫他所帶銀子寶玩等項，又將他身子謀殺，不知埋沒那裡，有被褥血跡現證。」

知府道：「你兩人姓甚名誰？」

兩人各通名姓。知府道：「為甚麼謀殺他兒子？」

兩人道：「生員雖則識字粗淺，也曉得些禮法。如何敢謀人命？且趙家兒子又是好朋友、親戚，那有這等事來？前日同到西湖，不知那裡去了。生員輩並不知情。」

知府喝道：「本府曉得你們下路人，顧了銀子，見些小利，就是至親骨肉，也要反轉面皮。顧名思義的，千人中難得一個。你道不知他那裡去，怎麼同到西湖？被褥也在你處，身子便不見了。且又被褥上面的血跡新鮮，明明是謀殺的。暫收了監，一面補狀詞來，一面申文學院去。」

錢神甫、金子榮兩個，一時提在渾水裡，有口莫辯，且聽他監了。再作道理。

看官，不見了趙雲客也罷，你道鋪蓋上血跡，為何這等湊巧？不知那一夜，三個妓女，兩個出來陪客，內一個被別人幹壞，下起敗血來。彼時鋪蓋無處安，暫放在那一個妓女牀上，一時間點污了。這是神不覺鬼不知的事體，若是妓女尚在那裡，還好訪問真實，辨明此事。正為趙員外家人掃興，霎時間都搬去，無可尋蹤。這件事就認真起來，也是五百年前結會的冤債。好笑趙雲客在揚州城裡受用，那曉得家中這等怪事。我如今又把趙雲客說起了。

卻說孫蕙娘與趙郎面約的話，那一夜就行起來。是日，愛泉夫婦燒香回來，走得勞勞碌碌，雖是吃素，被女兒多熱幾碗酒，一時乘了快活，多吃得兩三甌，到了更深，兩人只管要睡。他女兒的房，卻在裡面，必要經過愛泉的臥所。每夜一路門門都是愛泉親手關好。只見愛泉睡不多時，外面酒缸上一聲響，像個打破甚麼光景。

蕙娘道：「不好了，外面必是花貓，爬甚下來，打壞酒缸。」

愛泉昏昏要睡，叫老媽：「你同女兒點火去看看。」

蕙娘點火，後走著母親。一路先開門，才開到外邊門，蕙娘手內火霎時滅了。恰好趙雲客正在門邊，蕙娘上前一把手閃他進來，只言點火先引到自己房裡去。及至點燈來看，並無甚麼。原來孫家的酒缸，但放在雲客房門前。日裡先約他，到更深把缸響一響，便立在門邊，暗裡一閃就閃進去。老媽依舊關門，進房睡著。

趙雲客既上蕙娘之牀，少不得敘些寒溫，就要動手動腳，顛鸞倒鳳之事，自然做得停當。蕙娘雖則初試，因他情意篤實，就是花心有些狼籍，也顧不得了。

蕙娘道：「今夜進來，只為算那終身之策，不但圖一刻歡娛，願郎君說個本心。」

雲客攙住玉體，將臂代枕，說道：「我的家事，比你家還好。實不曾娶妻子，百年之期，不消說了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先要告過。小生曾遇府前王家，有個小姐，未免有情。若是不能夠到手，也索罷了。倘後日娶得他，使與姐姐一般供養，這是本心。」

蕙娘道：「你這樣人才，後日自當有佳配。但是我既遇了你，不論你要不娶，定要隨你終身的。至於我的父母，自會調度他心肯便了。」

雲客滿口奉承，山盟海誓的套話，也都說了一遍。忽然外邊雞叫，東方漸漸的發亮起來。你道如何出得他房門？咦！進便進來得好，出時到有些難也！

評：

浮浪子弟，於戲謔之中，便埋禍根，往往弄假成真。有識者不可不慎。今時少年，多習輕佻，全無實行。至有目先輩為迂腐，而肆志罔行。彼所為名士氣習，固當如是耶！我恐其基禍深而致災速也。寄語少年，略知檢束，取益無窮。則此實當作中庸《論語》讀矣。